



西南联大的《九零后》老了,他们眼里依然有光

影评

父亲安东尼那副时而失神时而欲言又止的神情,好像总在努力思索,想要弄清什么。女儿安妮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眼里却分明下一秒就要流出泪来。

□李悦

现在回想起来,姥爷90岁后似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去看望他,他总是生疏而客气地点头致意,仿佛在招待一位陌生的客人。伺候他,也只是唔唔应着,脸上写着迟疑和茫然。我妈妈说:姥爷糊涂了。她经常接受有次为她擦洗,他仿佛深受触动,终于开口,说的却是:谢谢你,大姐。到如今,姥爷已过世10年有余。每每说到此处,我还会别过头去。

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时,我觉得有些东西很熟悉。剧中父亲安东尼那副时而失神时而欲言又止的神情,好像总在努力思索,想要弄清什么。女儿安妮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眼里却分明下一秒就要流出泪来。护工换了一任又一任。总有些贵重东西被疑心莫名丢失,一次又一次地失而复得。不在身边的子女更受偏爱,辛苦付出的那个倒居心可疑。甚至,也曾听到过那句掩藏在老人暴躁强硬外表下的脆弱心声:那我呢?我怎么办?

也有些东西我此前并无所知。比如,我不能确定,当年如安东尼般时露出困惑神情的姥爷,是否也正如安东尼般深陷混乱失序时空:琐碎如一块手表、一幅画、一道烤鸡,重大如小女儿早逝、大女儿婚姻破碎,乃至自己曾经的职业、现在的处境、未来的安排,一切都诡秘莫测、难以理清头绪。当然,我更不敢设想,曾经如安妮般为这段无法预知终点的守护而精疲力竭的我妈,是否也曾如安妮般崩溃绝望,内心被委屈和愧疚交替折磨,甚至幻想过永远解脱、一了百了。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描述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亲属的故事,探讨的却是关于衰老与亲情的生命课题。当严重的老年疾病或是自然的衰老导致衰弱无能,无论是本人还是身边的亲人都饱受折磨。这是生命的困局,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影片中,父亲安东尼和女儿安妮都曾一次次站在窗前眺望。父亲看到的是一个小少年,在街角开心嬉戏;女儿看到的是一对情侣,在厨房亲密交谈。这除了暗示他们所处空间的变化,无疑也暗示着他们内心各自的向往。现实生活中,他们一个因衰老和病痛,无法分辨时间和空间、真实与虚幻,不能也不会被允许单独外出;另一个则因亲情和责任,无论工作、度假,就是下楼买个菜,也随时会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这对父子都被困在了小小的房间里,也都被困在了这段痛苦的时间中。

最终,我们终于厘清,安妮在经历了长久的纠结与挣扎后,把父亲送入了养老院,自己离开伦敦,去了巴黎。离开出租车上,她神色复杂地望向窗外,正如父亲第一次预知到自己将会被送入养老院时一样。没有人能够责怪她。她尽力去当一个好女儿,希望父亲安全、快乐,但她也真的渴望一份可以控制的生活。而父亲安东尼,尽管无比恐惧要独自在陌生环境里面对错乱孤独的世界,当女儿的眼泪终于落下,他还是伸手为她拭泪、松手放她离开。影片结尾,安东尼从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错综交织的浓雾中短暂醒来,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如孩子般痛哭:我感觉我的叶子都掉光了,我再也无处栖身。银幕外的我们无不被触动,跟随他一起落下泪来。

衰老是什么?一位老年学家曾说:把棉花塞进耳朵,把小卵石放进鞋里,戴上橡皮手套,在脸上涂上抹灰。你就能够达到立即老化的效果。《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更进一步,以穿插跳跃的时间线和错位的空间,让我们对于感官和记忆衰退的本人所面对的迷雾般的世界有了更深体验,却也只能感受到最表层的迷乱与惊恐。日本心理学家、哲学家岸见一郎在《老去的勇气》一书中写道:席卷而来的年近波浪是如何改变着人们及其每日的生活?教会我们这一点的是父母。只有赡养父母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到衰老究竟为何物。父母变得步履蹒跚,树叶掉落了一些;视力和听力丧失、记忆减退,树叶又掉落了一些。我们只能注视着父母凋零,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父母离世,我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树叶也掉落了。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片尾,安东尼虚弱地把头靠在护工的肩膀上抽泣。在他的世界里,护工的形象与女儿安妮已时而混淆。镜头又一次对准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木枝繁叶茂,灿烂的阳光洒在树叶上。微风吹过,枝叶轻摇。护工的话轻柔响起:我们要趁阳光好的时候出去,我们要把握好时光。因为好天气总是转瞬即逝,不是吗?

珍惜此时此刻的幸福。把握好时光。我想,这大概是父母以衰老教给我们的人生最后一课吧。



代背景,所有的一切在当下仍显得非常重要。徐蓓说,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青年信奉的真理,也是西南联大的学风。这样的集体品格让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如何提升自己生命的志趣?当我们进入耄耋之年,我们的眼里是否仍然有光?

《九零后》在昆明做一场点映时,观众中有一个女孩,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杨振宁了。因为她问妈妈,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妈妈说杨振宁,于是她就买了一本《杨振宁传》让妈妈讲。这时,旁边一个小学生接过了小女孩的话,说,我们要向杨振宁学习,而且要超过他们。

邓稼先赞赏一个人,喜欢用一个形容词 pure(纯粹)。有人问邓稼先,为什么研制两弹,美国用了六七年,中国只用了两年,邓稼先顽皮地一笑。这是记录在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文章《绝密移植干质》回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中的一个细节,徐蓓把它放到了电影结尾。

顽皮地一笑,和 pure 这个词一样,我认为不只是对邓稼先的描写,这种描写也适合西南联大的校友群体。徐蓓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守住了心中的 pure,才会有如此的成就,和宁静平和、目光清澈的老年。

《九零后》中出镜的西南联大学生

- 邓稼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 查良铮(穆旦) 诗人/翻译家
- 朱光亚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 王希季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 杨振宁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李政道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杨苡《呼啸山庄》译者
- 许渊冲《诗经》《追忆似水年华》译者(2021年去世)
- 刘缘子《人类的故事》译者(2020年去世)
- 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2019年去世)
- 马识途 作家(《让子弹飞》原作者)
- 王汉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 胡邦定 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 叶铭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潘际銮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彭珮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 罗振诜 中学退休教师(2019年去世)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收录了许渊冲的20篇回忆散文,往事种种,同学少年。

许渊冲不仅在戏中失败,在生活中追求梦芝也失败了。他约罗西去抚仙湖夏令营未果,只好孤零零地回去,又孤零零地回来,写了一首英文诗,译成中文后是这样的,我愿意躺下,以湖泊为家,留在湖泊深处。我只有哭泣,或唉声叹气,才能减轻痛苦。

许多许多年后,当许渊冲再次回忆起这首诗时,他说,这首诗模仿了雪莱《云》的格式,单行押了内韵,双行隔行押韵,抄写下来,只是说明我的译诗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不过,相信后来的年轻人如果读到这样的诗,第一想到的不是学术,一定是爱情。难寻少年时,总有少年来。

1946年,许渊冲参加留考考试,英文考的是作文和英汉翻译,作文考题是 Youth and Age(青年和老年)。他觉得自己有一句写得很美,美到多年后他还记得,要写进回忆文章里: When age snows white hair on your head,把年龄拟人化,把雪当动词用,年龄在你头上撒满了雪花。

近日出版的新书《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收录了许渊冲的20篇回忆散文,往事种种,同学少年。许渊冲说,回忆不只是简单地回忆过去,还可以有事后的补充理解,今昔对比,或者留恋往事,或者觉今是而昨非。

写下白头如雪的许渊冲,时年25岁,一头黑发。后来,他的头发和眉毛都白了,作文里的句子成了诗里的自己,身边的人都进入了历史。只有诗词的美,与记忆中的大学时光,宛若昨日。

《叛逆者》播出后,我没想到观众能看得这么细!其实看得那么细,给我们压力挺大的。有观众说,顾慎言拿电话听筒会用白布包住,那个年代已经有指纹识别了。其实我们这个细节设置是一举多得,顾慎言用白布包住听筒,也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声音,防止被录音。他作为一个成熟的职业特工,下意识会这么做。

我当年跟老导演一起工作时,老导演经常会说一句话:要多去想,这些人物在那一时那一刻,还有什么更多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和人物贴近肉搏,去和他同呼吸,才能够体会到他的境遇,他那一刻的所思所想。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发出来真正准确的细节,以及人物的心理动态。

中青报 中青网:《叛逆者》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哪一对关系比较触动你?

周游:林楠笙和朱怡贞两人的情感,是全剧情感气质的一种浓缩。他们这条情感线上,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梳理文本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到底他们情感的核心是什么,而我们查阅史料发现,当时很多类似的革命情侣,都是在聚少离多、不知对方安危的情况下,一直保持那份炙热的情感。

《六月船歌》是林楠笙和朱怡贞情感延续的象征性音乐符号,到了最后,他们的情感,以及这个音乐符号都升华了。他们内心那份情感,饱含着一种革命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是先认可了对方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才有了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一种战友情、在抗战期间的同胞情,这种情感一直很隐忍,浓度反而会加深。

医院,再也没能在镜头前再次讲述那段经历。

2019年,徐蓓把《西南联大》的一套光碟寄给了罗振诜的儿子,请代为转交老先生。有一天,徐蓓接到微信,是罗振诜的儿子,他说父亲已经住院了很长时间,不省人事。他把光碟放到父亲的枕边后,第二天,老人安然离世。

对老先生们的每一段采访,都让徐蓓觉得值得作为口述史。

到美国采访巫宁坤,约定的时间是上午10点,然而巫先生看错时间,凌晨两点就起床了。他穿着一件鲜艳的黄色衬衣,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母校西南联大的采访。巫宁坤的夫人告诉徐蓓,那段时间他经常说梦话,在梦里大喊“大西门外”,这是当时西南联大的所在地。

徐蓓采访刘缘子时,看到她穿了一件漂亮的丝绸衬衣,我觉得一定是见最重要的客人时才会那样穿。采访开始前,刘缘子示意女儿递上了一支口红,认真抹完后,才开始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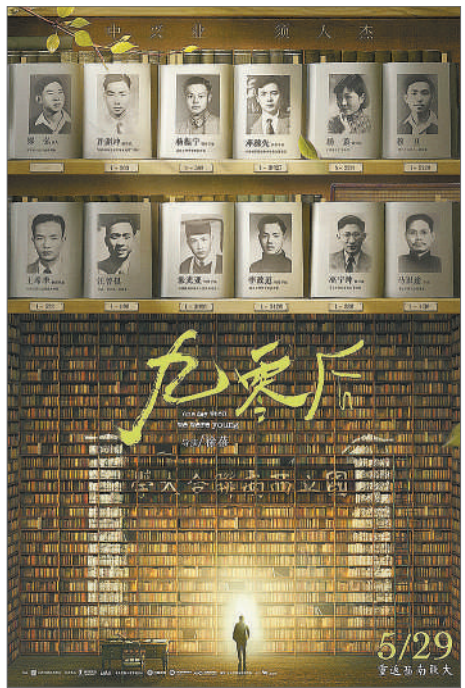
到南京采访杨苡,徐蓓记得,那天降温,中午也冷。杨苡原本盘着腿在床上休息,但她坚持端正地坐到椅子上,再开始拍摄。她在听一个绿色的播放器,好奇地问她在听什么。100岁的她调皮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就把耳机放到我的耳朵里。听到音乐的那一刻,徐蓓被击中了,这首歌曲成了《九零后》英文名的由来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在杨苡不大的房间里,摄影组勉强铺了两节轨道,最后的镜头从她身上慢慢拉开。杨先生是一个很有新女性风采的女性,在拍摄中一直没有流泪。但拍完之后,我想拥抱老人,发现她的眼里有泪。她在我耳边说 just for you.她为的是西南联大。徐蓓说。

当他们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眼里仍然有光

《九零后》中出现了三次《吊古战场文》,画外音念道,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当邓稼先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们吟诵这篇文章,是年轻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当日军侵华的硝烟蔓延到昆明,这是民生涂炭、国将不国的写照;而到电影接近尾声,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射成功,此文再次回响,青年不负国家。

虽然我们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现在我们的祖国富足、强大,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青春、青春的热血、迷茫、狂飙,每个人都有。前辈们的坚韧、达观,对人的彬彬有礼、对世界的善意、骨子里的教养,难道不是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学习的吗?抛开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而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834个学生的名字,是当时投笔从戎的西南联大学生。

一个学校,一群校友,一个学生,形象都是丰富的、立体的,大师有刚毅刚卓、刻苦勤奋的一面,也会有自己的个性,生而为人的,概莫能外。徐蓓说,西南联大的诞生是因为国难,但在危机出没的晦暗天空下,迷人的青春依然无处不在。

杨苡坐了4天火车,还是没有座位的行李车,才终于抵达昆明,但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那是走向自由。好几个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学生宿舍的臭虫,一开始咬得人睡不着觉,但最终双方达成和平共处,它咬它的,我睡我的。杨振宁说许渊冲,尽找女同学了,所以功课就不突出了。杨苡在诗中说第一次见到赵瑞蕻,他迟到了,不住地说: sorry, sorry

那时候他们还年轻

最初,徐蓓想把《西南联大》中出现的人物,以电影的方式全部重拍一遍,可是挨个去联系的时候,她们中已经有三位离开人世,而其中大部分也住进了

一个叫许渊冲的普通大学生

□ 蒋肖斌

1938年,江西清江之滨的永泰镇,17岁的许渊冲中学毕业,要去上大学了,去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

选大学的时候,许渊冲的考虑因素十分现实主义。第一志愿报考西南联大外文系,第二志愿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第三是武汉大学,第四是浙江大学。为什么呢?师范学院不收学费,还管食宿,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我对教书也有兴趣。本想第一志愿报师范学院英语系,但是后来一想,只知道清华外文系出人才,如钱锺书、曹禹,没听说师范学院有大师,还有觉得外文系有可能去四川会见中学的老友,就决定第一志愿不报师范学院了。

这一糊糊涂涂的决定,在不经意间将他的一生引入了一条幽深而曼妙的曲径。在西南联大,还没有翻译大师许渊冲,只有一个普通大学生许渊冲,他有少年维持一样的烦恼,也依稀可见将来的诗译英法唯一人。

大学一年级,许渊冲在日记里写,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但许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在学霸如云的西南联大,在许渊冲的记述中,自

己并不算最认真的那个“听中国通史,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年代数字,滚瓜烂熟,但他听得心不在焉,考试成绩仅仅及格。”

讲到这里,许渊冲没忍住,凡尔赛,“上法国文学史时,全班同学都选了法文,只有我选的是俄文,结果考试时,许俄文的居然胜过了全班学法文的。所以,不难理解,他后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狂,先生懒。1939年10月2日,许渊冲到外文系选课,见系主任叶公超坐在那里,吴宓站在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公章,真是够懒的了。许渊冲的这一评价得到了其他学生的附和。李美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赵萝蕻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

虽然看上去有点懒,但叶公超22岁就拿到了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在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任教。所谓懒,只是有所不为。

狂归狂,许渊冲唯一佩服的同学,可能是杨振宁,当年考西南联大的有两万人,杨振宁是第二名。大一英文课,叶公超第一次小考,要在一个小时内写50个词、5个句子,回答5个问题,还要写一篇短文。许渊冲考了85分,杨振宁95分。期末考试两个小时,杨振宁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又是全班第一。在《杨振宁和我》一文中,许渊冲对这些考试和分数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一个学酥对学神的久久难忘。

专访

《叛逆者》导演周游:我希望在故事中看到历史感

对影视表达方式和演员演绎都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林楠笙这个人物的转变过程,是这部戏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关键转折点如何确立,如何一步步地展开,都需要在创作中反复磨合。

和以往谍战剧相比,《叛逆者》不是一个处处有强情节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故事。故事背景横跨了13年,我更希望在故事当中看到历史感,看到每个人物的成长变化和发展。周游说。

中青报 中青网:最早读到《叛逆者》小说,对这个故事有何印象?

周游:原小说篇幅不长,四五万字,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很严谨,对历史厚度的展现很好。小说有大量的留白,但是信息量巨大,整体行文流畅、冷峻,没有过多情感描写,可值得挖掘的东西特别多。另外,故事整体时间跨度非常长,跨越了十几年,包含很多历史节点。

中青报 中青网:你希望通过《叛逆者》传递出怎样的理念和价值?

周游:我没有想要进行强价值输出,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故事,这些生动的人物,让大家能够体会到那种冷峻之下的温暖,以及那些人自然的气质,内心的理想、信仰等。观众会到了之后,自然都懂。

中青报 中青网:表现隐蔽战线革命者内心的信仰,创作上有哪些难度?

周游:我们书写故事背景是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些人很多都有掩护身份,他们很少有机会直奔胸膛,表达自己的信仰。而我们创作的时

候,想要尝试一下不要旁白和内心独白,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调整难度。

因为《叛逆者》中的角色肯定有大量的独角戏,如果没有旁白和内心独白,角色表达内心信仰的空间就被压缩得很窄。但是,我们又要把他们这种信念、信仰、时时刻刻都为信仰而努力、坚定和隐忍地在刀尖行走的状态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通过一些重要的戏用道具,帮助演员去体现那一刻内心的复杂度,展现他们心痛、兴奋等情感。

中青报 中青网:林楠笙经历了怎样的成长阶段?

周游:整体上林楠笙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林楠笙寻找信仰;第二个阶段,林楠笙受到感染和感召,一步步走向党的怀抱,是一个坚定信仰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成为共产党员后,他又重新潜伏回到上海,这是一个信仰升华的阶段,也是一个在实践中坚定信仰的阶段。

演员朱一龙特别认真,在剧组经常做功课到很晚,为了给角色前后跳跃式的表演,寻找内心和情节上的依据。《叛逆者》中他很多心理洞察戏的表演,是非常细腻,也极具爆发力的。

中青报 中青网:《叛逆者》对细节的处理得到观众好评,这方面剧组做了哪些工作?

周游:我们在梳理文本阶段,梳理和落实了大量的细节,包括整个剧的地域特点、每一个人物的生平 and 履历、人物之间的组织关系、单位部门设置,还有制服服装和戏用道具等。比如我们历史顾问老师说,13年时间跨度中,根据历史事实,戏中人物用到的钱币多达14种。



《叛逆者》剧照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国产谍战剧又出佳作。

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界恩同名小说改编,由周游执导,朱一龙、童瑶、王志文、王阳、朱珠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叛逆者》在央视播出,豆瓣评分8.4分。

年轻的复兴社干部特训班学员林楠笙,被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陈默群带往上海,参加抓捕潜伏在上海区内部的乱党,和当时中国国民党的苦难有了更深的思考。经过艰苦斗争和生死考验后,林楠笙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日前,《叛逆者》导演周游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专访。这些隐蔽战线上的革命先辈,他们时常忍受着孤独,很少能有机会去慷慨激昂表达自己的信仰,甚至无法穿上心爱的军装。但是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内心一直饱含着理想和信仰。

周游提到,《叛逆者》一大特点是没有使用旁白和内心独白,因而,如何表现隐蔽战线英雄的信仰,